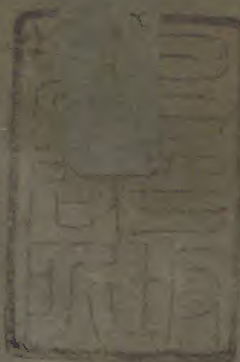


林子

廿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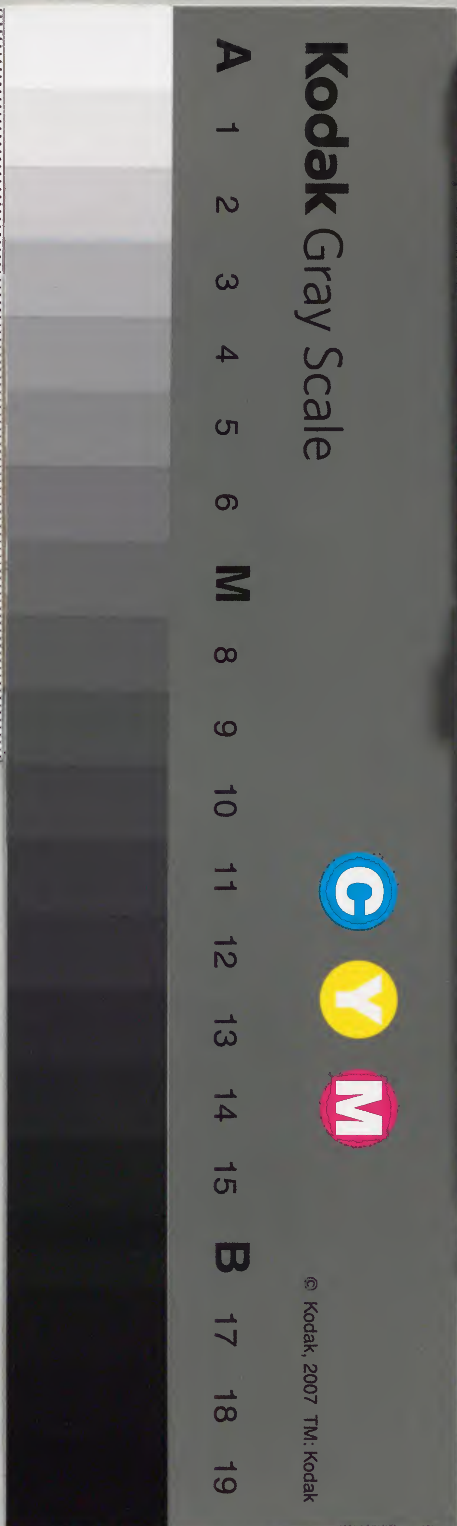


漢書門			
二	九	二七四	類
冊	架	函	號

十三

內閣文庫			
三	二	漢	
〇	七	書	
七	二		
函	〇		
五	三		
架	冊		

內閣文庫			
番號	漢	2743	
冊數	20 (13)		
函號	307	83	



林子

舊稿卷之一

得一論

門人王興校

張德敷梓

曰得一

一之時義大矣哉。一者中也。孔子之一。即堯舜之中也。故天得一以清。地得一以寧。神得一以靈。谷得一以盈。萬物得一以生。王侯得一以為天下正。凡為天下國家有九經。所以行之者一也。五者之達道。三者之達德。所以行之者一也。一者靈也。所謂神以知來。智以

林子

卷一

楊元

藏往也。所謂大而化之之謂聖。聖而不可知之之謂神也。分之爲二。陰陽之根柢也。分之爲五。五行之樞紐也。又分之爲八。八八六十四。而爲河圖之數也。又分之爲九。九九八十一。而爲洛書之數也。又散之爲萬。生生化化。萬物之綱維也。蘊之爲性。則爲仁義禮智信也。顯之爲倫。則爲親義序別信也。燦之爲文。則爲易書詩春秋禮樂也。大哉一乎。斯其至矣。義文得其一。而周易興焉。禹筮得其一。而

洪範疇焉。周茂叔得其一。而太極圖焉。邵堯夫得其一。而經世作焉。易謂之太極。大學謂之至善。中庸謂之一。老子亦謂之一。亦謂之中。歸根者。歸此也。復命者。復此也。居安者。居此也。資深者。資此也。建諸天地而不悖。以此而建之也。質諸鬼神而無疑。以此而質之也。考諸三王而不謬。百世以俟聖人而不惑。以此而考之也。俟之也。大人者。與天地合其德。日月合其明。四時合其序。鬼神合其吉凶。以此

而合之也。立天之道曰陰與陽。立地之道曰剛與柔。立人之道曰仁與義。莫不由此。皇之所以爲皇帝。帝之所以爲帝王。王之所以爲王。亦莫不由此。明此窮而在下。則希聖希天。明此達而在上。則爲君爲相。明此而上觀天文。則日月有常。星辰有紀。明此而下察地理。則山川流峙。動植以生。明此而中考人物。則盡人之性。盡物之性。故曰得其一而萬事畢。此三教所同。而聖聖相授守一道也。

心隱說

龍江道人復以心隱子自號。黃生問曰。請問心隱之義。林子曰。心隱者。隱心也。身隱而心隱。身見而心亦隱矣。時見時隱者。身無見無隱者。心也。隱則爲逸民。所謂小隱。山林也。見則爲隱吏。所謂大隱。城市也。故心隱者。不在山林。不在城市。惟其心之靜爾。閑則如寂也。劇則如閑也。有爲而無爲也。有作而無作也。朝廷之上。猶其煙霞之谷也。民物之繁。猶其

無人之境也。紛華之地。猶其曠莽之墟也。所謂隱者。隱於不隱。所謂不隱者。不隱於隱。未嘗隱。未嘗不隱。未嘗不隱而隱。未嘗隱而不隱。隱不在身。而在於心。隱不在心。而在於無所隱。隱不在於無所隱。而在於無所不隱。隱不在於無所不隱。而在於無所隱。而忘其所謂隱。無所不隱。而忘其所謂不隱。身隱弗知也。心隱弗知也。小隱弗知也。大隱弗知也。有所隱。有所不隱。弗知也。無所隱。無所

不隱。弗知也。黃生曰。心隱之義。若是其大。與。林子曰。猶未也。天之生人也。一靈炯炯。渾然在中。老子所謂得一者。得此之一也。釋氏所謂歸一者。歸此之一也。孔子所謂一貫者。以此一而貫之也。赤子之心。純一無偽。以炯然者。未彫爾。渾然者。未散爾。及其長也。漸生智慮。日復一日。本來之心。蕩然無餘矣。是故人心者。心屬之人也。所謂方寸者是也。天心者。心屬之天也。所謂天根者是也。虛其方寸。而

神棲於天根。降而伏之。退藏於密。寂然不動。無思無爲。所謂內觀其心。心無其心。斯則心隱之義也。黃生曰。然則隱其心而無所用乎。林子曰。隱其心者。所以用其心也。故隱其心者。心蘊而爲性也。用其心者。性發而爲心也。心辟之火也。性辟之石也。石未嘗有火。而火生於石。性未嘗有心。而心生於性。無火而有火。石中之真火也。無心而有心。性中之真心也。故隱其心者。未嘗靜也。用其心者。未嘗不用。惡乎隱。惡乎不隱。惡乎用。惡乎不用。惡乎未嘗隱。未嘗不隱。惡乎未嘗用。未嘗不用。惡乎隱而用之。惡乎用而隱之。惡乎用用而隱隱。惡乎隱隱而用用。惡乎用其所不得不。用。惡乎隱其所不得不。用。惡乎有隱而無隱。惡乎無隱而有隱。惡乎有用而無用。惡乎無用而有用。惡乎所謂隱其心者。隱。而用其心。

靜也。隱者。隱其所用也。用者。用其所隱也。隱其所用。則用未嘗不隱。用其所隱。則隱未嘗不用。惡乎隱。惡乎不隱。惡乎用。惡乎不用。惡乎未嘗隱。未嘗不隱。惡乎未嘗用。未嘗不用。惡乎隱而用之。惡乎用而隱之。惡乎用用而隱隱。惡乎隱隱而用用。惡乎用其所不得不。用。惡乎隱其所不得不。用。惡乎有隱而無隱。惡乎無隱而有隱。惡乎有用而無用。惡乎無用而有用。惡乎所謂隱其心者。隱。而用其心。

者亦隱也。惡乎所謂用其心者用而隱其心者亦用也。噫。安得無心之徒而與之共論隱心哉。

虛心

心隱子曰。耳目之竅。吾身之門也。方寸之地。吾身之堂也。神明之舍。吾身之室也。故衆人心處於方寸之地。猶人之處於堂也。則聲色得以從門而搖其中。聖人心藏於神明之舍。猶人之處於室也。則聲色無所從入而窺其際。故善事心者。潛室以頤晦。而耳目爲虛矣。

御堂以聽政。而耳目爲用矣。

寄養齋叔公

伏以翁之盛德。不知身處名位之尊。其所出入。但惟徒步而已。至於夜分懸火。亦惟取足光照。此真古人之風。不可以今世求之也。竊惟兆恩所學。不足爲翁道。苟有所談。謬皆爲翁之所贊賞。豈愛其人。而遂忘其醜邪。嘗慨兆恩自少年時。能習舉業。冀得致身青雲。而顯榮於世者。旣而年幾而立。遂幡然改悟。棄

去舉子之學。而從儒者講道。徒見其詳於手
容足容之間。掎折支離之陋。恐孔門授受之
旨。侶不如此也。乃復棄去儒者之學。而從二
氏者流。徒見其溺於枯坐頑空之習。搬精閉
氣之術。又恐釋迦老子之道。似不如此也。屢
棄邪途。馳心正道。立志惟勤。初誠愈篤。其於
所謂三教合一之旨。幸而得聞之。卽以自信
於心。但昔日之所是者。乃今反以爲非。安知
今日之所是者。而他日又不以爲非邪。兆恩
妄以自信於心。而翁又信兆恩之所自信者。
豈今日之所是者。乃真可自信歟。兆恩初有
龍虎武夷之行。今暫寄寓於榕。而山霞水月
之間。亦足以供山人逍遙之樂矣。俟興盡而
歸。請教門下。不宣。

寄退齋叔公

伏以兆恩不才。諸弟姪中獨垂愛敬。兆恩前
年棄去舉業。而入山隱居矣。莆之人莫不以
兆恩爲顛人也。而翁獨曰。君子之道。或出或

處各從其志也。兆恩今幸稍有所見聞。凡夫三教合一之說。執中一貫之旨。曾爲翁陳之。而爲翁所賞也。舊矣。故莊周寓言於惠施之前。而伯牙撫絃於子期之側者。有以也夫。然翁儼然威重。雖一言一行之微。猶不敢苟。至於論學。惟曰毋自欺三字足矣。故從政居鄉之可以爲法者。非有得於此乎。敬仰敬服。兆恩竊以道該體用。學兼內外。心性之學。君子所以養其內。而靜坐之功。亦不可誣也。昔者

顏子嘗心齋而坐忘矣。而邵堯夫處於百原深山中。亦惟正襟危坐。雖深夜亦如之。至於明道亦曰坐如泥塑人。此内外交養之功。三教所同也。後世二氏之流。不得二氏之意。日夜枯坐。以希求成道作佛。亦可笑矣。於是世之儒者。遂以靜坐爲異端。豈知制外以養中。聖賢所不廢也。且老子曾爲柱下史矣。柱下史。今侍御之秩也。而日夜枯坐得乎。釋氏曰。生來坐不卧。死去卧不坐。元是枯骨頭。何由

立功課。由是觀之。二氏未嘗不靜坐。亦未嘗專於靜坐。而至日夜不輟也。所謂行禪坐亦禪者此也。故君子未與物接。以靜坐爲功。既與物接。不以枯坐爲事。但世之儒者。溺於周旋之文。世之二氏。迷於枯坐之習。此所以有邪正同異之辯也。然則善爲學者如之何。亦惟曰靜坐之時。靜固靜也。而周旋之間。動亦靜也。靜未嘗不動。動未嘗不靜。動靜合一。君子之道如是而已。

天游說

天游翁鶴髮童顏。翛然羽客也。初以雲淇自號。蓋有志於烟霞水竹之間。已而願與天者游。遂復以天游名齋。乃索言於心隱子兆恩。兆恩曰。天下之物。不足與游乎。則舜何爲木石與居。而鹿豕與遊也。天游翁曰。舜則寄天於物也。與物爲侶者。卽與天爲徒也。天下之人。不足與游乎。則孔子何爲有吾非斯人之徒。而誰與之嘆也。天游翁曰。孔子則寄天於

人也。與人爲儔者。卽與天爲偶也。故未與物接。則惟心惟天。旣與物接。則卽心卽物。物之所在。則心之所在。心之所在。則天之所在。若寄身於曠莽之野。則謂之枯槁之士。若發想於八極之表。則謂之虛誕之流。故靜則心涵乎天。動則天寓於物。然所謂心者。非動非靜。非物非天也。所謂游者。無動無靜。無物無天也。蓋有動則着於動。有靜則滯於靜。有物則徇於物。有天則喪其天。天游翁曰。子之言至

矣。若有天喪天之說。余竊惑之。心隱子曰。天惟其虛也。故能運陰陽。心惟其虛也。故能神變化。若天自有其天。是天有心也。其何以運心。自有其天。是心起念也。其何以神。天游翁曰。此可謂知天之道。達心之神矣。以子前所言而觀之。吾則見天於物也。以子後所言而觀之。吾則見天於心也。心隱子曰。謂卽物卽天。則可。謂見天於物。則物與天猶二也。謂卽心卽天。則可。謂見天於心。則心與天猶二也。

故遠觀其物。物無其物。內觀其心。心無其心。上觀乎天。天無其天。不知有物。不知有心。不知有天。有游而無游。無游而無不游。游不在物。亦不在心。亦不在天。然後斯謂之與天者游矣。

拙齋說

諸叔養豫君。以拙名齋。心隱子兆恩曰。拙乃垢稱也。奚拙之樂。拙齋君曰。請言余之所以樂於拙也。吾觀世之巧於求名者。未始得

巧於射利者。未始獲利。是巧未嘗不拙也。又觀世之拙於取名者。而名或隨之。拙於謀利者。而利或歸之。是拙未嘗不巧也。拙而巧者。巧於用拙也。巧而拙者。拙於用巧也。此余之所以樂於拙也。雖然。余安於無所用也。舊矣。蓋誠有樂於拙。而亦不得不拙也。心隱子曰。有所用者。無所用也。無所用者。無所不用也。安知無所用而不為有用之大者乎。又安知有所用而不為有用之小者乎。拙齋君曰。天

下安所用其拙乎。心隱子曰：君子以拙而能，亦以拙而有所用也。小人以能而拙，亦以能而無所用也。蓋君子惟其拙也，則其心虛而天下之能皆其能也。小人惟其能也，則其志驕而天下之能皆非其能也。安知拙者之不為能，而能者之不為拙者乎？又安知拙者之不能於用人，而能者之不拙於自用者乎？於是拙齋君請紀之，為拙齋說。

寄叔舅李華山公

昔公棄官而歸也。杜門謝客，若非至親之人，知已之友，安能瞻公之顏色邪？凡夫飲食服御之微，亦惟重自貶損，殆若一書生然，豈非欲辭榮樂，淡以明其志歟？濱行時，體用合一之論，真為的當。其為兆恩學問之益不少也。兆恩竊以君子之學，無體不立，無用不行。有體必有用，猶有陰必有陽也。故退藏於密，神明其德者，其體也。巍乎成功，煥乎文章者，其用也。聖人之一，聖人之體之大也。而一以貫

之。聖人之用何如其神也。昔者舜處深山之中。木石與居。而鹿豕與遊。聖人之體。其不可得而見乎。及其聞善言。見善行。沛然若決江河者。始知其蘊諸中者。微妙而不可測也。故觀水之洗滌奔騰者。而知其山下之泉。靜而清也。觀木之扶疎挺秀者。而知其地中之根。深而固也。故善爲學者。明體以適用。而善觀人者。因用以知體。若有體而無用。則其體也必不大。若有用而無體。則其用也必不神。朱

昔公棄官而歸也。杜門謝客。若非至親之人。知已之友。安能瞻公之顏色邪。凡夫飲食服御之微。亦惟重自貶損。殆若一書生然。豈非欲辭榮樂。淡以明其志歟。濱行時。體用合一之論。真爲的當。其爲兆恩學問之益不少也。兆恩竊以君子之學。無體不立。無用不行。有體必有用。猶有陰必有陽也。故退藏於密。神明其德者。其體也。巍乎成功。煥乎文章者。其用也。聖人之一。聖人之體之大也。而一以貫

之。聖人之用何如其神也。昔者舜處深山之中。木石與居。而鹿豕與遊。聖人之體。其不可得而見乎。及其聞善言。見善行。沛然若決江河者。始知其蘊諸中者。微妙而不可測也。故觀水之洸漾奔騰者。而知其山下之泉靜而清也。觀木之扶疎挺秀者。而知其地中之根深而固也。故善爲學者。明體以適用。而善觀人者。因用以知體。若有體而無用。則其體也必不大。若有用而無體。則其用也必不神。朱

子曰。曾子於其用處。蓋已精察而力行之。但未知其體之一。是朱子之言。先用而後體。而兆恩之意。先體而後用也。孔子曰。吾道一以貫之。所謂一者。非其體歟。所謂貫者。非其用歟。邵堯夫曰。天向一中分造化。人從心上起經綸。經綸起於心上。君子亦惟善事其心而已。事心則體立。體立則用自行。蓋天下之理。不外於聖人之心。而寂然不動者。遂通天下之故矣。林子集中一貫之旨。惟欲人先立其

體以適於用爾。

華泉草堂謝鶴山伯兄大人

竊惟兆恩進不能高擢危捷。如兄大人者。以爲父母光寵。退不能襲常守轍。循循攝理家政。以盡子弟之分。顧乃棄去舉業。而縱情於山水之間。兄大人不重懲責。亦云幸矣。又爾遙致華饌。令人愧赧曷勝邪。然山穀海物。耀陳盈几。亦非山人藜藿之素也。昨懋協榕城來書。道吳立山上對宗主周公云云。真得兆

恩之心。而以義自安。乃聖賢可止則止之道也。兆恩雖不敢當此。然亦不敢不以此自勵也。

答舍弟懋協

來書云云。知宗主周公之愛我者至矣。古之君子。或出或處。皆有命存焉。若以得喪爲憂喜者。惑矣。昔有鶴書赴壠。而無介於懷者。豈於此足以易吾獨樂之志邪。我在此處。搜名山。歷奇水。嘯傲風雲。叱咤烟月。亦足樂矣。豈

能俛首臺司。伺候門墻。望風而趨。逐陣而入。伏地不敢仰視。而弄其文墨哉。已而已而。願吾弟勿復望余。若復下詢。當曰分義自安。入山隱居矣。

答論道

子以爲棄人倫然後可以學道歟。殊不知學道正所以爲明倫之本也。子以爲拋世事然後可以學道歟。殊不知學道正所以爲處事之方也。富人之所欲也。學道之人未嘗樂於取貧也。而况身安之爲富乎。貴人之所欲也。學道之人未嘗樂於取賤也。而况道克之爲貴乎。

重輕答問

大抵不可以身爲輕。亦不可以身爲重。苟視之爲輕。則凡不肖之行。以憂其身者。何不爲也。苟視之爲重。則凡避害之事。以苟其生者。何不爲也。所謂輕其身者。雞犬則知求之。放心則不知求。桐梓則知養之。吾身則不知養。

也。所謂重其身者。宮室之美。以安其身也。妻妾之奉。以厚其身也。然則如之何。亦惟忘情於生死之際。慎擇於常變之間爾。故君子於其常也。則以道而善其生。重其所當重也。於其變也。則以義而棄其生。輕其所當輕也。小人於其常也。則以不道而戕其生。輕其所重也。於其變也。則以不義而偷其生。重其所輕也。故以身爲重。則未有不以身爲輕也。以身爲輕。則未有不以身爲重也。輕重之辨。而若

子小人分焉。可不慎歟。

出處答問

君子之道。出與處而已矣。人皆曰。出爲民謀也。而處爲身謀也。兆思則曰。出固爲民謀也。而處亦爲民謀也。夫處爲身謀者。則出必不爲民謀。思出入詔於國。而富貴赫於時者。何術以取之。處爲民謀者。則出必不爲身謀。思堯之所以治民。舜之所以事君者。何道以致之。此出處之道不同。而古今之所由以異也。

益齋說

劉君于謙。以益名齋。林子曰。豈非以謙而受
益歟。劉君曰。然。林子曰。若謙而無所益焉。吾
子其亦謙乎。否也。劉君曰。滿則招損。而謙必
受益也。易之所謂尊而光。卑不可踰者。謙而
益也。林子曰。謙而思益。則謙乃爲益也。非爲
已也。謙非爲已。則謙而非誠也。劉君曰。余於
是惟知有謙。而不知有益者。可乎。林子曰。不
知有益而自益者。乃爲益之大也。不知有謙

而自謙者。乃爲謙之至也。故居尊而謙固也。
而受堯之天下。不以爲泰者。蓋時有所當泰。
雖泰亦謙也。處卑而謙固也。而分諸侯之庭。
而與之抗者。蓋禮有所當抗。雖抗亦謙也。如
是則謙不在於謙。而在於忘其所謂謙。益不
在於益。而在於忘其所謂益。不知有謙。不知
有益。而後爲謙之益。庶無愧以益名齋之義
也。

林子

門人陳韶鳳校

舊稿卷之二

張志榮梓

說天

說文曰。天者。顛也。顛者。反覆之義也。夫天惟其顛也。故日月得而貞明焉。星辰得而昭列焉。四時得而錯行焉。百物得而化生焉。蓋吾身亦有日月。亦有星辰。亦有四時。亦有百物。故天有其極。而天行自健。吾身亦有其極。而吾身一天也。夫天如彼。其高且遠矣。而吾以

林子舊稿

卷二

藐然一身處乎其間。安能與之爲一邪。而所以能與天爲一者。我知之矣。以吾身有其極。而神明之舍存焉。所謂神明之舍者。非惟吾之一身爲然也。在天謂之北斗。在河圖謂之虛中。在洛書謂之五位。在日月謂之真陰真陽。有以爲中而執之。有以爲止而安之。有以爲至善而止之。至無而至有也。至虛而至實也。至細而至大也。至邇而至遠也。易而易知也。簡而易能也。循環不窮。流轉無息。而有天樞之象焉。執其樞而立其極。則吾之一身。日月於焉而代明。星辰於焉而昭列。四時於焉而錯行。百物於焉而化生。此其所以與天同也。故曰吾身小天地。然說文謂之顛者。卽易所謂地天交泰。水火旣濟之義也。故天不顛。無以運。人不顛。無以生。大哉顛矣。天且不違。而况人乎。

答論虛

包萬物者。天之虛也。妙萬物者。心之虛也。天

之所以能虛者。以南斗通於北辰之中。而得其一也。故天虛。人之所以同天者。以吾身安於神明之舍。而得其一也。故方寸虛。夫惟其方寸虛也。有叩則能應之。虛而靈也。物至則能容之。虛而受也。雖然。心不着物。則虛而不實。心着於物。則實而不虛。故虛之而無所不虛。無所不虛。而至於無所虛。然後爲心之虛。而與天同也。

答論實

天其虛乎。孰綱維是。北辰居其所。故四時行。百物生。而無所不包也。心其虛乎。孰主宰是。太極立於中。故周天運。仁義出。而無所不知也。無不包。無不知者。其虛也。北辰居。太極立者。其實也。然所謂虛者。卽虛其心也。所謂實者。卽實其腹也。故實腹則能虛心。虛心則能虛物矣。

無我答問

關令尹曰。人以無知無爲者爲無我。雖有知

有爲亦不害其爲無我。譬如火也。燥動不停。未嘗有我。君子觀火。亦知其所以爲學矣。世有入山林而求靜者。是其靜者身。而未嘗靜者心也。心未嘗靜。則山林之中。亦名利之場也。世有處廟廊而能靜者。是其喧者外。而未嘗喧者內也。內未嘗喧。則朝市之間。亦寧虛之境也。所以然者何也。惟其無我。則山林靜也。朝市亦靜也。惟其有我。則朝市喧也。山林亦喧也。然能盡無我之道者。其惟聖人乎。故火

蘊之石也。固無我也。而其燎于原也。亦無我也。聖人之心。猶火也。退藏於密。神明其德。猶火之蘊之石也。巍乎成功。煥乎文章。猶火之燎于原也。寂然而凝。沛然而決。未嘗有心也。未嘗有心。未嘗有我。

養生答問

執事每曰養生。不知將養其外。使其身之生乎。抑將養其內。使其心之生乎。欲其身之生者。有命存焉。所謂生者。有時而滅矣。欲其心

之生者。有道存焉。所謂生者。無時而盡矣。身生而心死。則身猶死也。心生而身死。則心猶生也。夫使其心之炯然常存者。兆恩則嘗聞之矣。若使其身之長生久視者。兆恩實未之學也。

宗孔答問

或曰。三教之道同矣。而希賢希聖之士。亦何所宗而主之乎。林子曰。以仲尼爲宗可也。蓋仲尼所言之遠者。深微洞徹。不可知之理也。

所言之近者。平正通達。所可由之理也。苟於仲尼之性與天道。而得其大焉。則二氏之玄奧。自貫通之矣。若夫入孝出弟之大事。君交友之道。文行忠信之教。居處飲食之微。載之論語。可考也。其爲吾心身之益不少矣。故曰以仲尼爲宗可也。

格物答問

或問格致誠正。以格物爲先者。何也。林子曰。天之生人也。而與之以性。性則具於神明之

舍矣。故謂之一。亦謂之中。寂然虛而已。粹然
善而已。何嘗有一物雜乎其間邪。然智慮日
長。而本真日喪。所謂虛者。着於物。而善者鑿
以人也。君子亦惟格其物。以致虛。使神明之
舍。洞然空徹。如太虛然。此所謂物格也。由是
而一靈中。炯虛明自復。而知致矣。由是而真
實無妄。本體自如。而意誠矣。由是而廓然大
公。物來順應。而心正矣。然所謂格物者。非謂
今日格一物。明日格一物之謂也。亦非謂物

來則格之。而反動其心之謂也。故止至善之
止。格物之格。皆一時工夫。惟能知止於至善
之地。而物斯格。物格則至善之止者。自安固
而不搖矣。此格物之功。實聖人易簡之道也。

寄羅念菴公

奉別于今六年矣。自此以後。拜領翰教者。再
卽見公也。去歲聞公又有方外之遊。豈傳之
者非真邪。兆恩前年。亦曾在儒門中。以學儒
者之道。而不得其要也。又曾在玄門中。以學

道家之道。而不得其宗也。今皆棄去之。而幸聞三教合一之旨。其於孔子之一貫。老子之得一。釋氏之歸一。頗能通其理而會其幾矣。世之所謂三教之異者。三教之支派也。兆恩之所謂三教之同者。三教之原委也。但前日之所學者。今從而非之。而今之所學者。又安知他日亦以爲是邪。兆恩之所以惴惴焉而不敢自信者。以昔日汨沒於邪徑。幾悞此一生也。今敢不虛心忘已。而至於自以爲是也。

道無終窮。而學安有止法邪。伏惟留意。以相期此天地間。作第一等人物也。幸甚。

寄謝文宗朱鎮山先生

昔者明公之典文閩南也。藻鑑之哲。執法之公。兩得之矣。凡夫鄉之大夫士。及其寮案。不敢以情上瀆尊聽。至於校士之暇。亦惟以道率人。未嘗專以文詞爲重。敬仰敬服。竊以兆恩一介小書生爾。昔歲以犬馬之齒。已及壯年。而幡然改悟。實切無聞之恐。見惡之憂。遂

棄去舉子業。而從事於聖賢之門。以求心身之益也。明公乃以兆恩之才。堪於進取。屢欲致而歸之。此明公之盛德也。兆恩不欲變其初志。乃深入而逃之。明公於是不得已。而以法致之。俾復入學校之中。不責我以科舉之業。其所以委曲以成就之者。蓋無所不用其誠也。然兆恩退而隱處者六年矣。而名猶標之學籍者。兆恩蓋不知也。不責之業舉。而遂我山林之志者。明公之謬愛也。兆恩固逃之。

而明公固致之。然業舉而爲諸生者。天下皆是也。不業舉而從諸生之後者。天下未之前聞也。夫名標學籍。亦諸生也。而退而隱處之。是以諸生之隱隱於山林也。不事科舉。猶山人也。而列之諸生者。是以山人之隱隱於學校也。明公之所以愛我而玉成之者。至矣。凡八閩中士子。最荷明公之眷念者。兆恩其首稱也。前明公榮擢時。兆恩入榕城拜別。且致謝私。謂林子拙錄中數條。出自獨識。惠我書。

集。何如其稠疊邪。彼時兆恩亦有江右之行。又賜鈞牌一面。導我出疆。兆恩固辭之。以非山人之分。於是明公不以方命爲嫌。復期兆恩於九曲烟霞之墟。而候駕者數日矣。豈意寡緣。乃爾相左。不得奉侍移時。以細談此玄奧也。裁楮馳謝。不勝瞻仰之情。

復汀州太守陳華山公

累辱使臨。兼承翰教。謝謝。伏惟公之盛德。碩望。兆恩以不得一瞻顏色爲恨。而公乃垂眷

愛。如其稠疊也。豈神交之契合。固不以跡而拘邪。兆恩竊以草木從根而發。人之根在於神明之舍。易謂之太極。故寂然不動者。植根固也。孟子所謂居安者是也。而感而遂通。則華見乎外也。孟子所謂左右逢原者是也。蓋心安於神明之舍。而太極立矣。兩儀四象八卦。無不備具。而萬物亦生生而不窮矣。凡物實而有者。則不能鳴。惟鐘鼓之聲。達于遠邇者。以其中之虛而無也。人能虛而無焉。其

神靈也。大叩大應。小叩小應。自然之理也。天
惟其虛而無也。萬象羅焉。人惟其虛而無也。
萬理具焉。以此執中。以此得一。釋氏所謂不
思善不思惡之時也。儒者所謂無思也。無爲
也之時也。所謂虛而無者。心不着。一物如太
虛然。寂然而不動也。至虛而至實。至無而至
有。先王有至德要道者。此也。且吾身有人心。
有天心。世之所謂心者。卽人心也。本來之心。
所謂赤子之心。與天俱生。自然而然。所謂天

心也。所謂天者。非天之天心。天之天也。所謂天
心者。心無其心。如天之空虛。心復而爲性。心
反而爲天也。故不逐於物。不役於外者。卽謂
之心與天游。心與天游者。游吾心之天也。然心
無天游。則六鑿相攘。六鑿有以奪吾之心者。
蓋心不能與天者游也。所謂天游者。以外而
合內。以上而歸下。地天自然交泰。水火自然
既濟矣。古之所謂神仙者。神藏於神明之舍。
六鑿無自而窺其際。自能神以知來。智以藏

往自能大而化之。聖不可知。蓋其根藏於神明之舍。舍神明之舍。則吾心之根不可得而見矣。能存其神。卽謂之仙。仙者。山人也。山人者。獨立霞表。不受塵垢。然山其心也。雖處廟廊之上。三軍之中。所謂山者。固在也。以神存焉。以此推之。絕粒不是道。休妻不是道。山中靜孤不是道。不運氣而氣自運。不攝精而精自攝。允執厥中。無爲無作。此三教所同也。世之儒者。以外求之。遂有道家之名。世之道家。以搬運窺之。遂有邪道之誚。君子惟明其是而已。

復郡丞晚亭文公

不談詩久矣。承命謹錄舊作。附使奉教。昨辱降重。真易所謂以貴下賤之義也。而樂道忘人之勢者。兆恩亦豈敢卽自附於古之賢人邪。侯公名遂。當相期於峨眉之上。武當之麓也。不宣。

寄謝郡倅三峰來公

去歲數辱枉臨。兆恩俱偶在山中。今歲又有江右之行。至今猶以不得候迎道左。伏聆德音爲恨。真非敢爲已甚之行。而自附於踰垣閉門者流也。又以山人之分。不敢上登公府。此兆恩自守之介也。惟公亮之。二守晚亭文公。亦以謬聽。下臨敝舍。而主賓分席之際。在文公實自忘其貴之在身也。郡主後峰董公。亦以謬聽。待兆恩以山人之禮。忘勢下賤。真爲古人所難。以是觀之。則兆恩曷嘗爲已甚

之行而固避之邪。公若審此。庶可識兆恩之心矣。兆恩每誦公之盛德。而數數相左。是兆恩之寡緣。恨何可言。前月公榮歸時。又囑妹婿沈子某。慇懃道意。又多出溢美之詞。不知兆恩竟何以得此於公也。兆恩近來亦欲徧遊名山。若道經貴省。亦當造門請教。以傾倒此懷抱也。不宣。

答掌教王武陽先生

君子之在天下也。窮達雖殊。而各致有用。是

何也。達則正已以率物。用於時也。窮則脩道以淑人。用於後也。若道未脩而志在於達。是希世之士也。爲名而已矣。道已脩而志在於窮。是避世之士也。爲高而已矣。兆恩豈不知孔孟復生於時。亦由科舉而進第。以身有未脩。道有未至也。然不遇而死者。君子之常也。不知不愠者。君子之心也。兆恩少年時。孟浪以靡歲月。悔已無及矣。及今壯年。若不知從事於聖賢之道。而徒希求進取。至於四十五十而無聞焉。斯亦不足畏也已。故君子寧身之不達。毋寧道之不脩也。易曰。進德脩業。欲及時也。今敢不及時策勵。而至於無聞而後悔也。若夫窮通得喪。有命存焉。兆恩惟順其常爾。他何計哉。

又

去歲以諸生召。今歲以能古文召。若以兆恩爲不肖歟。召之奚爲。若以兆恩爲賢歟。賢者亦豈專在於文詞間邪。且兆恩不能文。卽能

文不過一小技爾。前數年頗有此僻。乃今稍知覺悟。而一念重內輕外之誠。願爲天地間一不識字村漢足矣。苟以外爲重。而以內爲輕。雖高古如秦漢。美麗如六朝。吾知退無益於身心。進無裨於天下。徒擣藻取奇。已爾。竟亦何爲。傳曰。身隱矣。焉用文。伏惟轉稟文宗先生。以縱我山林野鹿之性。幸甚。如有復我者。則兆恩當在武夷之曲。天台之墟矣。

又

承諭不能奉命。罪罪。夫公之愛我者至矣。竟不知公之所以愛我者何如爾。豈非欲兆恩明一體之學。而達其道於天下邪。夫達其道於天下者。兆恩非無是心也。然吾斯之未能信。雖與之共天下。未必能有爲也。伏惟轉稟以遂我求志之願。幸甚。

答司教程先生

季春失利。自是歷搜霞谷。放情雲水。興之所到。百里非遙。物之兩忘。天地爲細。觸景興詠。

忘懷浩歌。俯仰之間。惟化是適。此固非大中
至正之道。亦所謂舍之不得不藏也。使者寵
臨。深知愧感。然不敢遵奉嚴命者。以有義在
焉。伏惟照亮。幸甚。

寄入榕諸友

諸君皆青雲之姿。廊廟之器也。兆恩山中遙
佇嘉音。自是諸君若鳳凰翔於碧落。而兆恩
類鴻鴈遵於故渚。窮達殊途。而雲泥異迹矣。
兆恩山中無事。日誦貝葉之經。凡所謂着相

着空之義。不生不滅之意。明心了性之大。頗
能達其微而究其奧。何時垂顧山中。未必無
分釐之益也。然兆恩誦習釋言。惟欲竊其清
淨之旨。爲吾煉心之一助也。豈如世之所謂
生死事大。以求後身良緣也哉。使後身而黔
婁。兆恩卽甘死於嗟來。使後身而卞和。兆恩
卽隻足於懷王。使後身而嵇康。兆恩卽齒劍
於東市。一無所知。惟命之天。兆恩嘗觀月令
之書。考頒朔之曆。所謂雀化爲蛤。衆人之所

共知也。方其爲雀也，翱翔於叢林，安知其蛤。方其爲蛤也，涵泳於深淵，又安知其雀。夫人之處於天地間，前身一雀也，後身一蛤也。明日之事，今日不能豫測，而况百年之外者乎。死生之大，君子無變於已，而况得喪之細者乎。舍弟懋協來書，道諸君有意督責，及宗主周公下詢厚意，速兆恩入州，此愛兄之道也。然丘林之志既審，而廟廊之憂稍緩，望風逐陣，伏地弄文，誠兆恩不忍爲也。

輪迴答問

或問輪迴之說有諸。林子曰：不知也。又問：林子曰：不知也。兆恩所知者，惟脩其道以了此生爾。如使輪迴之說果可信也，兆恩亦惟浮遊於天地之一氣，順適乎陰陽之變化，不知所以生，不知所以死，以生死爲晝夜之相禪也。夢覺之相因也。若造化之以我爲魚乎，我則悠然於子產之池。若造化之以我爲馬乎，我則騰驤於伯樂之野。若造化之以我爲鶴

乎。我則舞咏於懿公之軒。安常而處順。聽命以信天。一任其真而已。他亦何計哉。

題大睡圖

世稱陳希夷大睡三年。小睡三月。果可信乎。林子曰。希夷未嘗睡也。果不可信乎。林子曰。希夷未嘗不睡也。希夷者。專氣致柔。全形抱一。心無所知。目無所見。此固有同夫人之睡者。世人遂以大睡稱之。而謬為三年三月之說。噫。亦惑矣。豈知睡者希夷之形。而不睡者

希夷之神乎。然則希夷之睡而覺矣。又如之何。覺則對境忘情。而不睡之中。自有真睡者在焉。於是又知不睡者希夷之形。而睡者希夷之神也。睡則未嘗睡。不睡則未嘗不睡。此乃大睡之義也。

答吳靜軒

靜坐可也。枯坐不可也。所謂靜坐者。內有所蘊。即得一也。君子謂之坐忘。所謂枯坐者。內無所蘊。即頑空也。君子謂之坐馳。然始而不

靜坐不可也。蓋身不靜而心反動矣。內外交
養。君子初學之功也。既而專於靜坐不可也。
蓋身雖動而心亦靜矣。動靜合一。君子爲學
之大也。兆恩數年來。殊欠靜坐工夫。擬圖入
山。以盡內外交養之功。俟吾心之靜而安也。
然後可以處動。不然則周旋之間。終不能不
反動其中也。

林子

門人陳標校

舊稿卷之三

游昌祖梓

示諸生學道之方

君子之達也。不特進則治民而已。雖兵凶戰
危亦不得已而用之。君子之窮也。不特退則
脩己而已。雖耕稼陶漁亦安其分而爲之。諸
生每欲棄去舉業。以爲不奪於外慕。殊不知
處功名之中。而不爲外慕所奪者。乃爲可貴
也。每欲寂然無爲。以爲不惑於他岐。殊不知

處日用之間而不爲他岐所惑者。乃爲可貴也。諸生凡有爲子之責者。當盡其爲子之道。有爲弟之責者。當盡其爲弟之道。有訓蒙之責者。當盡其訓蒙之道。卽此是道。卽此是學。豈必遺落世事。然後爲學道之勤邪。

示諸生從政之道

諸生知朝廷待士之厚乎。諸生肄習舉子業。他年或仕而郎官之秩也。或進而大夫之列也。不惟身處顯爵。口食天祿。而上而祖父沐

其寵。下而子孫席其餘。此可謂至厚矣。諸生其惟處常而思爲良臣。以爲民也。處變而思爲忠臣。以爲國也。蓋君臣之義。無所逃於天地之間。而爲國爲民之心。其可以少替乎。

示諸生自反之道

凡人以我爲是者。則我未必是也。以我爲非者。則我未必非也。諸生不必是非人。亦不必因人之是非。以爲己之喜怒也。且諸生中。前日亦曾有以我爲非者。而今乃反以我爲是。

安知其前日以我爲非者而是乎。又安知今日以我爲是者而是乎。安知外人以我爲非者而非乎。又安知諸生以我爲是者而非乎。是非不必責之人。而善惡自當審之已。此亦君子自反之道也。

訊諸生

諸生從我遊者。或數月。或一年二年。亦云久矣。果能先立其大。不爲小者所奪者乎。果能不溺志於名與利者乎。果能不克訕於富貴。其寵下而子孫席其餘。此可謂至厚矣。諸生其惟處常而思爲良臣。以爲民也。處變而思爲忠臣。以爲國也。蓋君臣之義。無所逃於天地之間。而爲國爲民之心。其可以少替乎。

示諸生自反之道

凡人以我爲是者。則我未必是也。以我爲非者。則我未必非也。諸生不必是非人。亦不必因人之是非。以爲己之喜怒也。且諸生中。前日亦曾有以我爲非者。而今乃反以我爲是。

安知其前日以我爲非者而是乎。又安知今日以我爲是者而是乎。安知外人以我爲非者而非乎。又安知諸生以我爲是者而非乎。是非不必責之人。而善惡自當審之已。此亦君子自反之道也。

訊諸生

諸生從我遊者。或數月。或一年二年。亦云久矣。果能先立其大。不爲小者所奪者乎。果能不溺志於名與利者乎。果能不充訕於富貴。

而隕穫於貧賤者乎。果能於我之所言。守之不敢怠荒者乎。果能言必信。行必果。而慎其樞機之發者乎。果能於惡少逸蕩之流。避而遠之者乎。又果能不惡而嚴者乎。果能於明經所條者。敬而守之者乎。又果能不以功名富貴爲心者乎。果能於崇禮所條者。率而由之者乎。又果能不激厲以傷和氣者乎。此皆余之所欲聞者。幸爲我言之。如或安於舊時之陋習。速改之可也。

戒諸生

古之君子。欲希賢。卽爲賢人。欲希聖。卽爲聖人。以其志也。苟無其志。雖左堯右舜。而周公仲尼爲之後先。亦且無如之何矣。故曰。君子能與人以道。不能與人以志。諸生毋徒專望之人可也。且諸生之所以從我遊者。非以道乎。苟出見紛華。而舊習復作。其於道何如也。我必峻其詞以斥之。於是而有悛心焉可也。不然。我必正其罪以絕之。諸生其惟以志責之已。毋甘於暴棄。而卒流於汙賤之歸也。

自得說

君子之學。欲其自得之也。自得則樂矣。余因以快活爲號者。欲其自得而樂之也。故君子之所樂者。內而足於已也。小人之所樂者。外而藉乎人也。足於已者。已得而有之。已得而樂之也。藉乎人者。已不得而有之。已不得而樂之也。是何也。蓋君子以樂爲樂。而小人則以苦爲樂也。惟其以苦爲樂。故其役於利也。

學孳焉以利爲事。覬乎名也。急急焉以名爲重。日夕展轉於懷。交戰於心。固有未得而患得。既得而患失之。豈所謂自得而樂之之道邪。宋之周茂叔。每令二程尋仲尼顏子樂處。蓋樂得其處。則其所樂者內。而自得矣。所樂者內。則內有真樂。而無待於外也。自得而樂。則自足於已。而無待於人也。故可貴可賤。可利可害。可生可死。若於貴者利者生者而樂之。於賤者害者死者而不樂之。非吾之所謂快活也。貴賤得而齊之。不能不易慮於利害。利害得而一之。不能不貳志於死生。非余之所謂快活也。余之所謂快活者。不在人而在已。不在外而在內。不知所謂貴賤。不知所謂利害。亦不知所謂死生。所謂自得之也。三弟懋協。知余之所以快活者。惟在於自得。遂以自得名齋。其亦知真樂之道。可謂有志之士矣。

孔子設科答問

或曰。昔者孔子之設科也。三千之徒。今不復論矣。卽七十二人之中。而其賢者不過數人爾。數人之中。子貢之貨殖。宰我之晝寢。冉求之聚斂。子夏之喪明。賢哉回也。又不幸短命死矣。其得與聞一貫之旨者。又不過曾子一人爾。在孔子若無知人之明。又不能使之人得聞至道也。亦獨何歟。是必有其說矣。幸爲我言之。林子曰。金出之沙也。積沙而汰之。然後可以得金。三千之徒。猶之積沙也。一貫

之授。而曾子唯之。沙中之金也。苟道不自我而絕。而得寄之曾子一人焉。則孔子之願足矣。曰。然則有自絕於孔子也。而孔子將如之何。林子曰。其鼓孺悲之瑟乎。曰。苟有悔心之萌也。又將如之何。林子曰。其鳴冉求之鼓乎。

又

或曰。楊墨之歸也。孟子曰。斯受之矣。其於旣筮。又招之戒。何如其諄諄也。設非其人也。而有向道之志焉。孔子孟亦將何以處之。林子

曰。不追其既往也。曰。人心易危。安保其終而不變乎。林子曰。不逆其將來也。

貴賤答問

時從林子遊者。有已達之士。有至微之徒。人或譏林子。林子曰。天無所不覆。地無所不載。道無所不容。彼貴者不自恃其身之貴。而恃其有尊於貴者在焉。彼賤者不自知其身之賤。而知其有尊於身者存焉。吾子以其身之貴為貴乎。以其心之貴為貴乎。以其身之賤

為賤乎。以其心之賤為賤乎。且衛青人奴也。而為大將軍。邵平列侯也。而為種瓜人。身之貴賤。有時而易如此。況心本無貴賤。安可以其貴而貴之。以其賤而賤之邪。

齒爵答問

時從林子遊。有老者。有貴者。或謂林子知有道焉爾。不知所謂老老貴貴之義也。林子曰。鄉黨莫如齒。此非序齒之時也。道之所在。長幼非所論矣。朝廷莫如爵。此非序爵之時也。

道之所在。貴賤非所論矣。

崇禮堂條約自敘

余所條者。亦惟禮之不可廢。情之不可已也。然俗之不美。由情之縱。而情之無節。由禮之奢也。故節情莫若禮。而閑禮莫若儉。獨不觀之老子乎。保而持之。其實在儉。又不觀之魯論乎。失之者鮮。亦曰以約。夫侈美既不可訓。而苦節又非人情。故君子之禮。禮而儉也。君子之儉。儉而禮也。蓋禮者。文而有節之名。儉

者。止而不過之義也。故曰。儉而得中。是乃禮也。若夫儉不中禮。則亦非儉之儉也。禮之失奢。則亦非禮之禮也。司馬遷曰。千乘之君。萬戶之侯。而猶患貧。况匹夫編戶之民乎。若匹夫編戶之民。不以禮自閑。而奢擬君侯。能無流離展轉之苦邪。故達而奢也。則不得不取非其有。窮而奢也。則不得不失身可賤。揆其所由。亦惟忘禮之本。而徇其末。飾其耳目。以侈人之觀聽爾。夫飾耳目者。未有不喪心志

之大。而喪心志者。又以為飾耳目之資。所謂多與多取。輕施好奪也。諸生其戒之哉。然余之所條。或陳禮而一遵乎古者。乃存羊之義。固余之所深願也。或緣情而少徇乎俗者。乃獵較之意。亦余之不得已也。嗚呼。世風之。不古亦已甚矣。人安於非禮亦已久矣。雖有聖人。亦不能卒然而遽革之。禮曰。移風易俗。莫善於樂。樂者。樂也。所以使人歡欣鼓舞。無一毫勉強之意。此非有以入人之深。而久於其

道者不能也。故曰。禮非強世也。中間一二。余亦未能卒變。蓋勢有所不便也。惟陳其禮之中正。俗之易為者如是爾。諸生其惟潤澤而舉行之。不徒可以崇儉黜奢。亦且可以存誠去偽。隆禮由禮。有方之士也。風淳俗美。職此之由矣。然亦毋得過於激厲。以傷和氣。蓋仁與義而並施。禮與樂而兼用。而潛消默奪之下。庶幾推之而必達矣。若曰。我苟是矣。雖一家非之而不顧。吾恐反傷父兄之心。夫豈通

變之宜哉。

明經堂條約卷端自敘

林子曰。古之爲師者。教人以脩道。今之爲師者。教人以學文。今諸生之所以從我者。固專在道。而我之所以與諸生者。必兼以文。獨不觀之仲尼之徒乎。問政爲邦。仕魯仕衛。蓋幼學壯行。聖賢所不廢也。况科舉之興。出自國制。而仲尼之聖。亦曰從周。是知古之君子。未嘗不仕。而明經之學。亦當時之載質也。其

惟正心脩身。以爲兼善之地。業舉遵制。以爲進身之階。斯謂之有體有用之學。大中至正之道也。條列于左。諸生其惟遵而行之。

明經堂條約卷後自敘

林子曰。諸生肄習舉子業。當以此爲事。不可以此爲心。所謂事者。蓋爲之自我當如是也。若汲汲以功名富貴爲心。則徇外而忘內。是亦鄙夫之患得也。安足道哉。又曰。諸生固不可有重功名富貴之心。亦不可有輕功名富

貴之心。惟當遵奉國制。肄習舉業。偶得取第。而顯用於時也。亦足以展吾平生之志。或在一府。卽以一府爲已任。或在一縣。卽以一縣爲已任。若志不得遂。道非所宜。則當賤靖節歸來之辭可也。今諸生每曰。吾不願仕矣。豈不失之偏邪。故以仕爲通。不爲民謀者。非也。以隱爲高。徒爲身謀者。亦非也。

明經答問

或見林子明經條約。謂林子教人以正矣。林

子曰。不正則不模不範。安可以教人哉。或曰。仲尼正也。老子邪也。林子曰。豈非以攝性爲老氏者流。而明經乃仲尼之徒歟。然攝性者。事仲尼之心也。明經者。誦仲尼之言也。

題三教圖

釋氏曰。明心了性。儒者亦曰。盡心知性。道家曰。性命雙脩。儒者亦曰。盡性至命。曰。心曰性。曰。命之既同。則天下之道原於一矣。釋氏之歸一。道家之得一。儒者之一貫。蓋謂此也。雖

然。天得一以清。地得一以寧。所謂一者。是天
地且不能違矣。後世不知心性與命。則異同
之說起。而邪正之所由以分也。

答張履山

昔者孔子之問禮於老子也。而曰老子猶龍。
蓋稱之者至矣。而唐之韓愈。顧欲人其人。火
其書。廬其居歟。韓愈曰。幸而生於三代之後。
而不見黜於禹湯文武周公孔子也。老子實
與孔子竝世而生。而曾論一書。未嘗非之。又
從而問禮焉者。何歟。孟子徒詳於楊墨之流。
而不及老子者。又何歟。

答許文溪

子以爲今之和尚道士。皆釋迦老子復生於
世乎。否也。兆恩以爲和尚道士之所爲者。釋
迦老子之所棄也。徒附二氏之名。以寄食逃
稅爾。宋之諸儒。皆誦貝葉之經。而周茂叔嘗
有言曰。佛氏一部法華經。祇是儒家周易一
箇艮卦可了。蓋謂法華詞多。而艮卦詞省爾。

若朱文公邪正之辨嚴矣。至晚年亦註參同者何歟。於是知二氏之書君子所不廢也。設使道家果有飛騰羽化之術也。則兆恩亦何從而學之。釋氏果有輪迴幻變之說也。則兆恩亦何據而信之。第以老子釋迦之道皆從心上用工夫爾。

答論文

文特一小技爾。善爲文者。惟求文於心焉。足矣。涵養內充。靈關中啓。而搦翰揮毫之下。自

如水之赴壑。不可得而禦也。然以文自負。已非其至也。而爲文者。又不知求之於心。徒索之於古人之糟粕。或學漢人。或宗六代。不能自出一體裁。獨立一門戶。詞語雖工。不過躡漢人六代之遺蹤爾。且中心休者。其文易而達。中心平者。其文順而暢。中心荒者。其文謬而雜。中心浮者。其文支而虛。此孟子所謂知言也。今徒盜漢人六代之語。襲漢人六代之意。雖文藻之爛然。安能知其人之善否也。猶

以桃李之鄙材。附以桃李之嘉植。雖果實之
甘美。又安能知其根之善否也。故君子亦惟
善事其心。而不求工於文也。然不求工於文
者。正所以善工乎文也。道充而自達。心靈而
自悟。爾。故世人以博物爲學。而余以事心乃
爲學之大也。世人以藻繪爲文。而余以事心
乃爲文之要也。蓋求之外者常不足。而求之
內者常有餘也。

答論詩

詩取諸聲而已。所謂聲者。天地自然之音。而
可歌可詠者也。故凡天籟地籟。與夫蛙鳴蟬
噪者。亦皆有自然之音矣。今之爲詩者。不知
有聲。亦惟以唐人爲鵠爾。嘗見詩人之相爲
論評也。惟曰。此體裁果類唐人乎否也。此命
意果類唐人乎否也。所練之句果唐人乎。所
用之字果唐人乎。至於標題。亦惟唐人之是
法也。昔人有言曰。詩有別趣。又曰。詩有別才。
是無其才。而不得其趣。徒取唐人之糟粕而

含哺之安能知酒中之精華邪。且兆恩不能
詩。然時或有作。亦惟寫吾心之微爾。其詞語
之工與不工。不暇計矣。而天地自然之音。亦
未知其果有合焉否邪。

答林秋潭

昨所談者。足下能會其要旨否邪。今卽足下
之所蔽而攻之可乎。足下鼎柄之說。自以爲
得矣。兆恩以爲傳之者非人。而以老子橐籥
之說售其奸乎。夫橐籥者。虛而不屈。動而愈

出。先天之氣。自然而流行也。况虧彼以益此。
君子所不道也。足下朝而向日。夕而向月。豈
非以此足以吸天地之精。盜陰陽之華與。然
天地之氣。清自歸清。濁自歸濁。奚假口鼻之
吐納邪。况吾身一天地。而日月處乎其間矣。
故曰吐正氣。納邪氣。足下之謂也。若夫閉目
瞑心之說。又謬而不足信。何以見其然也。盖
人之兩目。卽天地之日月也。學道之人。不過
欲與天地相似爾。使日月長淪於幽暗之中。

則萬古長夜。而天地亦壞而不能自存矣。夫所謂道者。達之古今。通之三教。而皆同者。然後方謂之道。故曰天下無二理。聖人無兩心。而足下之所談者。實非道也。兆恩歷觀海內人傑。智孰與足下。才孰與足下。言談劇戲。孰與足下。特惜足下不聞至道。而以此三者爲聖師之至術。何異宋人寶燕石。而索笑於卞氏者流乎。故以相聞。幸不爲訝。

利字思義說

浙人段子利。以年少商于榕。請字於心隱子。心隱子曰。其思義乎。又請說於心隱子。心隱子曰。見利忘義者。小人也。見得思義者。君子也。故君子之處利也。必曰如此而爲義。如此而爲利。然後擇其所謂義之利者而爲之。小人之處利也。必曰如此而爲利。如此而爲不利。然後擇其所謂利之利者而爲之。段子其將思爲君子乎。思爲小人乎。但爲商者。日處乎利之中。其易沒於利也。固矣。然知義故不

辱。知命故無憂。孔子曰。如不可求。從吾所好。是蓋其所好者義也。不可求者命也。段子亦惟以義爲利。以命自安。其可或沒於利。而不知君子小人之分哉。於是段子請紀其言。

寄舍弟懋協

歸期尚未定。爲我上稟母大人。赦我遠遊之罪。遂我學道之心。幸甚。我事心之道。曾爲母大人陳之。母大人亦頗相信。爾之所知也。以故或出或入。得以適我之意。然我心終有所

不能自安者。以母在遠遊。有違明訓故也。故時時附信。亦欲母大人知我之所在。而無憂也。我之身。母大人之身也。我豈敢自有其身哉。我今再與母大人膝下。乞借用此身數年。以成我志。俟我果有所得之時。然後方敢言應舉之事。蓋君子之學。有體有用。而先正己。而後正人者。其序不可紊也。天地民物。皆吾分內事。苟置其身於無所用。而徒以隱爲高焉。殊非君子一體之學也。况我伯兄既已顯

親而揚名矣。而爾又是青雲之器。其所以紹箕裘而振家聲者。毋俟乎我可也。苟道有未至。而身有未脩。寧不遇而死。而無悔者。我固。有以卓然而自信矣。

林子舊稿後序

門下不肖弟兆居謹撰

敘曰。先生少年時。喜爲詞章。旣而悔之曰。徒戲弄精鬼已爾。不足爲也。乃退處雲壑。內養性靈。不二年間。凡所啓口。無非玄微之致。而時或揮毫。亦惟詞達而已。雖不求工於文。而未嘗不文也。先生入山爲山人。卽以禮自重。固不峻以立已。亦不貶以徇人。吾嘗考易之旨。而知聖人用意之微矣。大臣之象。取諸四

文。而人君之尊。取諸五位。顧賢人之在下也。不處之以初。而乃躋之於上。豈不以上九出乎人位之外歟。然其所以尊之者亦至矣。故蠱之上九曰。不事王侯。高尚其志。蓋言士之尚志也。漸之上九曰。鴻漸于陸。其羽可用爲儀吉。蓋言其志之可則也。乾之上九曰。亢龍有悔。而所以有悔者何也。獨不觀之文言乎。孔子曰。貴而無位。高而無民。賢人在下位而無輔。是以動而有悔也。蓋言其與時偕極而

感傷之也。然先生衡門求志。非所謂高尚者乎。朋來之樂。非所謂羽儀者乎。蘊之於中者。誠可謂貴而且高矣。在下無助。能免其動而悔者乎。今所編舊稿者。亦皆平正之詞。易簡之道也。固非沿舊襲常。而謬於支離之習。亦非揆奇索隱。而迷於荒唐之虛也。謹序。

林子舊稿後序

門下泉南黃大本謹撰

序曰。先生年方三十時。即棄舉子業。從儒者學孔孟之道。時大本亦在儒門中。而先生乃曰。從事於外。殆非孔子之的傳也。已而復從道家學老子之道。時大本又在玄門中。而先生亦曰。從事於邪。殆非老子之玄要也。去歲之夏。大本又幸得侍先生於南山之上。凡先生所談者。平正而明達。所謂三教之道。真有

以得其領要矣。大本版然。遂受業於先生之門。而諸徒稍集矣。於是以不見容於時。不得已乃辭諸生。亦惟陟山棹流爲樂。不復以談道誨人爲事。嘗曰。使我但得老其身於烟霞水月之間足矣。大本謹以先生舊文之稿。與道兄懋協。共編集之。得文若干。皆所以明同歸一致之學也。梓人竣事。時嘉靖甲寅十月三日也。謹序。

